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飘香明劍斷腸花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飘香明劍斷腸花
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647-7



9 787805 066479 >

ISBN 7-80506-647-7/1 • 290

定价: 25.60 元(上下)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41

飘香明剑断肠花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飘香明剑断肠花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7 字 数 49 万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06-647-7/I·290

定 价:25.60 元(上下)

这是一坐巨大古堡。

这座堡，座落在“大巴山”崇山峻岭深处，四无人烟，远离市镇，孤独傲立，几乎隔绝了人世。

堡，完全由石头砌成，石色深褐，坚逾钢铁，牢不可破；外表看上去，给人的印象是黝黑、深邃、阴森、神秘。还有一种令人说不出所以然的寒意。

堡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也不稀罕，世上这种庄堡多得不可胜数。

可是提起这座堡，却是大大地有来头，它的名儿足能震撼宇内，威慑天下，沸腾四海，惊动八荒；这座堡，叫作：“古家堡”。

“古家堡”数十年来，在宇内武林一直处于领袖地位。它的声威，犹凌驾于各大门派之上，别的各帮各派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

“古家堡”之声威之所以能凌驾于各大门派之上，能领袖武林，自然有它的道理。

“古家堡”武学独树一帜，自成一家，诡谲、奇奥、高绝，举世无匹，所向披靡，就连素以秘技绝艺自诩者，也望尘难及，瞠乎其後，不得不自叹不如，俯首称臣。

所以，“古家堡”成了天下皆知的龙潭虎穴，神秘、高深而莫测。武林中，人人闻名色变，望风胆落，视为险地，从无人敢轻捋虎须。

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难道说放眼天下，就再没有人声名高过它的？

有！不但有这么一个人声名高过“古家堡”，而且他还令“古家堡”视为唯一克星，深深震慑！

这个想象中必然三头六臂的凶神般人物，却是个俊美绝伦，人似临风玉树般的年轻书生。

这书生，奇才第一，美号：“谈笑书生乾坤圣手”。

也许是“古家堡”的造化大，或者是天嫉奇才，这位“谈笑书生乾坤圣手”的侠踪仅如昙花一现，来得突然，去得突然，出现武林不过三年，随即便离奇的失踪了。从此，武林中再不见那一袭潇洒、

飘逸的雪白儒衫。

恍如天上的浮云，悄悄地来，又悄悄地去，偶尔投影尘寰，转瞬消失不见了。

不过虽然仅此短短三年，这位奇才第一的“谈笑书生乾坤圣手”，却留给武林不可磨灭的印象，声音、容貌，侠骨柔肠，剑胆琴心，轰轰烈烈的侠迹，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作为……永远镌刻在每一个武林人物的心灵深处。

如此一来，“古家堡”便在宇内称了尊，成了霸，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；恶多善少的行事，凶残桀骜的作风，使得人人侧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于是，宇内更怀念起那位“谈笑书生乾坤圣手”了。

尽管事隔多年，明知无望，却仍不免暗暗祈祷，希望冥冥神助，突现奇迹。

冥冥中有没有神，神是否灵验有知，那是一回事。

事实，毕竟是冷酷的，世上的奇迹，到底少得可怜。

一晃又是两三年，“谈笑书生乾坤圣手”不但杳无音讯，未现侠踪；反之，“古家堡”的气焰更高，高得几乎触到了天。

如坠入万丈冰窟，人们心冷了，绝望了。

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怎会……

不！没亲眼目睹，不能妄下断言，甚至连猜测都不应该。

失踪的，终究是失踪了。

但，这位“谈笑书生乾坤圣手”到底是怎么失踪的，至今犹是一个谜；而且，看来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。

往昔的日子，如那滚滚长江东逝水，过去了，永不再回来。

如今压在身上的，只有咬紧牙关忍了。

可是似这般忍，要忍到几时呢？

无人敢说，恐怕只有天知道。

……

距离深山中的“古家堡”不远，也就是大巴山下，有一个小镇。

这个小镇，归“砖坪县”（岚皋县）管辖，镇不大，可是十分热闹；单酒肆、客栈就有十几家。

小镇的居民，大半以耕作为生。农家朴实，靠双手、凭劳力养

活一家老少，知足而常乐，多年来，小镇虽热闹但一直很平静。

可是，半个月前的一个人、一件事，却使得这小镇的平静荡然无存，为这地处偏僻的小镇带来了更热闹的喧嚷、拥挤、哄动……

从此，小镇另是一番气象。

既是半月前的事，当然该从半月前说起——

半个月前的那一天的黄昏，暮色刚垂。

小镇南面那条小路上，走来了一个穷极潦倒的落魄书生。

这书生，卅左右年纪，焦黄的一张脸，恍如大病初愈，双目呆滞、无神、疲惫，弱不禁风，摇摇欲倒。

一袭白色的儒衫，又脏又破，敢情既没法换洗更没钱换新的，穷得身无分文。

除了身后背着的书筐外，再无长物。

不知是病刚好，体力未复，抑或是多少天没吃饭，饿得脱了力，走起路来，两条腿显得很虚软，支持不住，随时都有跌倒那儿的可能。

那时候，读书人除非考场幸运，争得一份功名；否则多半是可怜虫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合起来也没有几两力量。书，又不能当饭吃，一旦贫病交迫，想卖力糊口都成问题。

有道是：百无一用是书生。一点也不差，眼前这位书生当初他要是能预知会沦落到这般地步，有这么一天，相信他说什么也不会十年寒窗、铁砚为之磨穿地抱着书本子死啃。

别说什么黄金屋、颜如玉、千钟粟，现在连十文大钱、半碗饭都混不到。

真是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！当初学点什么不好？若有一技之长还怕饿死？

既然这样，还背着那要命的书筐做甚？人都快趴下了，还舍不得身后书筐，真是可笑又可气更可怜！

这究竟是否痴、呆、迂腐，恐怕要问他了。

书生，一步艰难一步地往小镇中挨去，好不容易才挨到了“高升客栈”前，停了下来，没再走。

这书生确也真不开眼儿，没钱还要住客栈；“高升客栈”在这小镇中早是一指的大字号。

总算还好，士、农、工、商，“士”列四民之首，尽管书生百无一用，可笑读书人在那时候到哪儿都占点便宜，人家都看得起，也敬重。

可能是，读圣贤书，通圣贤事，读书人都很清高，再不就是沾了孔老夫子的光。

也许就基于这个原因，也许“高升客栈”的店东不是只认孔方的势利眼；其实，是这落魄书生运气好，合该今天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他碰对了主儿。“高升客栈”的店东姓魏，单名一个“清”字，是外乡人；人，和气、谦恭、老实、诚恳，没有一点生意人的习气，也不像一般生意人那么奸猾。在这小镇上，人缘好，生意好，还颇有善声，小镇上，提起魏胖子，无人不知，名气比县太爷都响亮。

书生一进“高升客栈”大门，适时，魏胖子正坐在柜台里跟帐房说话，没注意到他，可是一听到他那有气无力、带着北京口音的话声，立刻精神一振，撇下了帐房，急步迎了出来，带笑拱手，既高兴又诚恳。“相公要住店？”

好一口京片子，书生眼睛一亮，惑然凝注，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，我这就叫人看房，您，先请这边儿坐。”

热和得很，绝没有一丝虚假成分；魏胖子说着话，手不闲，连让带拉地把书生请进柜台里，按坐在帐房边那张椅子上。

连帐房先生都有点诧异地隔着老花眼镜瞧瞧这个，又瞧瞧那个，更别说书生自己了。他怕人家认错人，瞪大了一双失神眼，道：“店主东，您这是……”

眼力不差，还能看出店主。

魏胖子不等他把话说完，笑着接了口：“相公，您府上是北京？”

书生有点明白了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小可是北京人氏，店主东莫非是……”

魏胖子咧口大笑，笑得一身肥肉打晃，道：“老弟，不！不！不！相公，您没错儿，在这地方能碰上乡亲可真不容易！我可是十多年没听见咱们这清脆、悦耳的家乡话了。”

当着乡亲，再看看自己这副落魄狼狈样儿，书生有点羞愧，低下了头。

魏胖子饱经世故，眼睛雪亮，这还能看不出来？忙也一旁坐了

下来，正色说道：“相公，别这样儿，这样就辜负了我认乡亲的本意了。我不怕你怪我交浅言深，站在乡亲立场上，我要奉劝几句。人，不能一辈子都得意，总有个失意的时候，这不算丢人，像我魏胖子初来此地的时候，还不是穷困潦倒，只能帮人做做活糊口？相公，放宽心，魏胖子这十多年见过的人不少，对自己这双老眼还颇有自信，您相公总有飞黄腾达的一天，到那时衣锦还乡，不照样扬眉吐气么？”

书生没说话，头垂得更低。

魏胖子沉默了片刻，又说道：“相公，您别误会，咱们是乡亲，这跟自家人的关系没两样，您……怎会离家远来川陕？是考场失意，还是出外游学没了盘缠？”

书生终于开了口，抬起头来，又羞愧又感激地望了魏胖子一眼，道：“不瞒店主东说，小可是大比未中，无颜见家中双亲，到处流浪至此……”

魏胖子一笑接道：“相公，您也真是的，怎么这样儿看不开？考场人人得意，天下读书人岂不都成了状元了？这玩意儿跟做生意一样，一半儿要靠运气，今年不中还有明年，明年不中还有后年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这不丢人，您也别泄气……”

突然一拍胸膛，义形于色，接着说道：“没说的，这小镇客栈有七八家，您别处没去，单找上了‘高升店’，那是缘，合该咱们乡亲碰头，人不亲土亲，您别愁也别忙，先在这儿住两天，缺盘缠包在我魏胖子身上。”

书生大为感激，似是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半晌方摇摇头，道：“谢谢店主东的好意，小可只能心领……”

魏胖子微有不豫之色，道：“相公，您这是见外，落叶归根，魏胖子也有回乡的一天，到那时……”

书生又摇摇头，微笑说道：“店主东误会了，小可只是暂时没有回去的意思。”

魏胖子一愣说道：“相公这是怎么说？”

书生说得好，道：“小可懂得店主东的意思，双亲在堂，倚间盼望，怎可久出不返？不过，店主东以为，既已久出未归，不如索性多在外耽搁一些时日，设若能博个衣锦还乡、扬眉吐气，二位老人家

应该更高兴，也光彩。”

这话不错，也是理，魏胖子禁不住微微点头。“相公既然有这种心意，那么就先在我这儿住下再说，别的等……”

越是人穷越想争一口气，书生好强得可以，道：“住店有店钱，吃饭有饭钱，虽是乡亲，小可不愿白吃白住。”

魏胖子这回可真不高兴了，猛然站起，道：“相公，这您可是真的见外了，魏胖子虽然是生意人，却还不是为利忘义的势利小人，仅个把人吃住还不在于，您也吃不穷我……”

书生面上飞快掠过一丝异样神情，跟着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店主东，我该称呼您一声老哥哥。老哥哥，这不是见外不见外的事，日子久了，您老哥慢慢就会了解我的为人，我生就一副既贱又傲的骨头，您如一定要我白吃白住，我宁可现在就走……”

小可也改成了“我”。

有骨气！魏胖子暗暗点头，脸色稍霁，一时没再说话。

书生微微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再说，我若长此这般白吃白住下去，固然吃不穷您老哥哥，我也永远别想衣锦还乡、扬眉吐气了。”

魏胖子不禁失笑，道：“我也托大称呼您一声老弟，老弟的意思是……”

这一来，不但土亲，人也亲了，更近、更热和，乡土真情，颇为感人。

书生笑道：“找些事做，挣点钱花，不但店钱饭钱有了着落，说不定还可以积存几个。”

魏胖子沉吟说道：“主意倒不错，可是老弟您能做什么？”

书生笑道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书生还能做些什么？只有搬出书本上的那套东西，除了写写画画，另外我还略通卜卦、风鉴、岐黄。”

魏胖子猛击一掌，道：“老弟，这样好不？就在我这‘高升客栈’门前摆个摊儿，既算卦又悬壶？”

书生扬眉笑道：“我一无青囊经，二无龙官方，万一推吉为凶，医死活人，让人毁了牌儿，砸了摊儿事小，吃官司事大。”

帐房老先生眨动着老花眼镜后的一双老花眼，不禁莞尔。

魏胖子也失笑说道：“走江湖的郎中哪个有真本领？还不是凭

着一张能说善道，把死人说成活人的嘴胡说八道，满口胡扯！说笑归说笑，说真的，老弟，就这样成么？”

书生笑道：“成，就这样办，不过……还要麻烦老哥哥了。”

魏胖子一副古道热肠，豪迈、干脆道：“自家兄弟，没这一套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明儿个就开张，应用的东西您一概别操心，全交给我好了。您就长住在我店里，白天做生意，晚上睡觉，店钱、饭钱先赊着，等您有了生意，挣足了钱再算不迟，如何？”

书生目光凝注，微笑点头不语。

魏胖子笑了笑，没再说话，可是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望了望书生，一巴掌拍上自己的后脑勺，咧嘴一笑，道：“瞧我多糊涂，这半天都没通个姓名，我叫魏清，小镇上都叫我魏胖子，老弟，你呢？”

书生似也才想起，也觉好笑，道：“姓吕，双口吕，单名一个毅字，毅力之毅。”

魏胖子异地遇乡亲，认为值得庆贺一番，以替这位乡亲、新交的吕毅老弟洗尘名义，吩咐店中伙计准备盛宴一席，邀老帐房做陪，要大吃大喝，作一夕之欢。

书生吕毅才要开口，魏胖子却大笑说道：“老弟放心，这一顿归我请客，不跟你算钱。”拉起书生便往后院行去。

书生坚拒不成，只得叨扰。

书生毕竟是书生，在魏胖子那只又肥又大的巴掌下，他那难以缚鸡的几两力气，根本派不上用场，有挣扎之心，无挣扎之力，蹙眉苦笑，任由魏胖子拖向后院。

魏胖子没有家室，清清净净的一个儿。

据他说，一个人儿无牵无挂，舒服！

至于“高升客栈”偌大产业，他说得更妙，也显得胸襟洒脱，他说：“钱财身外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一旦伸腿瞪眼儿咽了气，谁稀罕谁拿去！”

这顿饭，三个大男人无拘无束，也许因为有东西填了肚子，书生有了活力跟魏胖子、老帐房两人开怀畅饮，放声谈笑，兴高采烈，欢愉异常。

席间，魏胖子借着酒意要试试这位老弟的青囊卜卦神术灵不灵，哪知不试还好，一试之下，竟使他目瞪口呆，酒醒三分，惊服无

似，疑为天人！

书生坦而言之，历历如绘，有若目睹。

老帐房震惊之余，意动心痒，也要凑凑热闹，他说他经常头昏眼花，请书生妙手一诊。

按说，老年人头昏眼花这是必然现象，可是，书生他并不推辞。

他伸出那白皙修长的手指只一把脉，便立刻微笑的说出症结。他表示，老帐房年轻时酒色过度，因而老来肾亏体虚，并即席挥毫开方，包管一帖立愈，更戏谑这一切一方，全部奉送。

老帐房老脸通红，并非酒意，窘笑称谢，双手接过。

就这么一席酒，吃到了将近二更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“高升客栈”门前，摆上了一个卦摊儿。

卦摊儿上，一块桌布直垂桌前。字，是书生的亲笔，左边写的是：一支铁笔分休咎。右边写的是：三个金钱定吉凶。横批：铁口卜卦。

桌上，应用物品一应俱全。

另外，还悬了一块木牌，两边写着：“专治奇疑百症”、“包管药到病除”，正中顶端横写四个大字：妙手回春。

书生吕毅，就坐在摊儿后面，换上了一身新行头，一袭雪白儒衫。俗话说：“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”，一点不差，瞧他今几个这身打扮，除了脸仍是黄的，不太好看外，由背影看，十足的潇洒飘逸美书生。

造物确也弄人，这么一个人儿却偏偏让他生了这么一张脸，设若换上一张冠玉般俊面，那真不知要羡煞多少人呢。

头三天，一晃过去，没生意上门，一文钱也没挣到。

本来嘛，才开张，哪行哪样不是这样儿？

尽管魏胖子与老帐房不遗余力地到处宣扬，说店里来了位活神仙，无如因有乡亲关系，摊儿也摆在他门口，不用说，那是吹嘘、夸大、渲染，没人儿肯信。

过路的人，都只投以既诧异又带讪笑意味的目光，却不愿意走近摊前来问津。

书生吕毅对这种看似必然，又好像苗头不对的情形，毫不在意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魏胖子却反而有点难过，一番慰劝费了大半夜工夫。

人，究竟禁不起一再宣扬鼓吹，忍不住心中的好奇。

第四天早饭过后，卦摊儿来了生意，发了利市。

那是个中年粗壮汉子，一身蓝布衣裤，戴着草笠，袖子裤腿卷得老高，手上、腿上都是干泥巴，一望而知是个庄稼汉；他还是抱着灵不灵、试试看的想法。

走到卦摊前，直愣愣地望着书生吕毅，劈头一句话，便说：“算卦的，你这卦灵不灵？”

书生吕毅想笑，可是他没笑出声来，望了望面前这半截铁塔，答得妙：“这很难说，我磨破了嘴，说上了天也没用，你老兄何妨试试看？”

庄稼汉，老实人，说话不会拐弯儿，直筒筒地说道：“我本来就是打算……”顿了顿，一翻牛眼，说道：“你说话怪好听的，哪儿来的？”

“北京。”书生吕毅答了两个字。

“怪不得。”庄稼汉咧了咧嘴，算是笑，道：“北京，离这儿很远，是么？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儿很热闹，有皇上、宫殿，还有什么大楼，人能挤死人，早就想上北京逛逛，可是不敢去，没盘缠也去不成……”

这倒好，哪像是来问卦的，他一抹嘴，咽了口唾沫还想往下说。

书生吕毅已然微微地皱了皱眉锋，截住话头，道：“老兄，你是看相、占卦？”

庄稼汉停了嘴，还有点不甘心，摸了摸口袋，又愣愣发问：“算一卦几文钱？”

书生道：“卦不灵不要，卦要灵，随你老兄的意思，给多少我要多少。”

“这倒稀罕。”庄稼汉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先生还是开个价吧，我给不了你太多。”

书生不禁失笑，道：“这样吧，灵，你给我两文，不灵，我分文不取，如何？”

“两文？”庄稼汉有点不相信，瞪大了一双牛眼。

书生吕毅笑道：“我是因人开价，这年头儿挣钱不容易，我怎好

多要苦哈哈的血汗钱？换个钱来得容易的，我会狮子大开口，狠狠地敲他一笔。”

庄稼汉耸然动容，道：“看不出你先生还是好人……”

书生吕毅一笑接道：“好人，坏人，脸上都没字儿，你老兄要问什么，说吧？”

这是他第二次催促，庄稼汉突然间害了羞，搓了搓一双满是干泥的手，咧嘴嗫嚅，赧然的说道：“我老婆快生了，接生婆说出不了三五天，这是头一胎，你先生给我算算是个小子还是个赔钱货。”

听口气，这位老兄望子心切，希望是个能接替香火、传宗接代的小小子。

书生笑了，对这种人，用不着弄璋、弄瓦，文诌诌的、酸溜溜地那一套，手未动一下，只望了对方那张淳厚、朴实、憨直，溅了几点泥星儿的大脸片刻，便道：“这容易，恭喜老兄，添丁发财，是个小子。”

庄稼汉正被他看得脸红心跳，闻言一蹦老高的，惊喜大呼：“真的？先生，你不是诓我高兴吧？”

“这还能骗人？”书生淡淡笑道：“灵不灵，三五天后便知。钱，你先别忙着付，等到时候再说，不灵你老兄别给，再不然你砸我的卦摊儿。”

“这样就行了么？”显然，庄稼汉动了疑，没吃过羊肉，总闻过腥膻味儿，他看过不少算卦的，可从未见过像这位算卦先生不动手，只凭眼睛的。

“行了。”书生点头说道：“我这算卦的跟一般走江湖、混饭吃的郎中不同，信不信由你，灵不灵到时自知。”

这时候，卦摊儿前已经围上了不少吃饱了饭，闲着无事儿的看热闹的人。书生话才说完，突然有人笑着插了一嘴：“听见么？大牛，别在这儿发愣了，回家等着去吧。先生要是算得准，你就只管乐掉了牙抱小子，好在只有三五天，你急什么？”

庄稼汉看了那人一眼，脸一红，带着傻笑钻出了人群。

就这么一桩生意，一时还拿不到钱，正主儿走了，看热闹的也失去了兴趣，又站了一会儿，看看没第二个问津，就要散去。

暮地里，喜呼声震天惊人，刚离去未久的庄稼汉大牛，挥着手，

飞奔而至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满脸惊喜，指手画脚，口沫乱飞，道：“灵，灵，真灵！一点没错，是个又白又胖的小子，先生，你简直是活神仙，大牛给你叩头了。”纳头真要拜下。

却被看热闹的一人一把拉住。“大牛，你喜坏了？大伙儿也弄糊涂了，不是说你媳妇儿还要三五天才生么？”

大牛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刚才回家，跨进门，她就生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那人说：“你该好好谢谢人家先生了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一定！一定！”庄稼汉大牛点头像捣米道：“这是卦钱，明天再送红蛋来，小意思，就算谢谢先生吧。”就要探手入怀。

书生突然一笑挥手：“老兄，这不忙，你是喜糊涂了，这时候怎能放着嫂夫人一人在家？”

对！天！忘啦！大牛抬起的手又放下，急急一声，道：“那……先生，我先赊着，明天我再来。”拔腿飞奔而去。

惹得看热闹的人哄然一阵大笑。

这下行了，卦灵了，看热闹的再也不肯走了，所有的目光齐集这位“活神仙”一身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

这也难怪，他们就从未见过算卦算得这么灵的。

这一次也许是偶中，但再看，生意接踵而至，算卦问卜的接二连三！

以后的事，那得等以后应验，可是，以前的事却是每言必中，分毫不爽。

这可不简单，岂不成了君平再世，詹尹重生，“鬼谷子”王禅老祖出了“云梦山”？

卖主讲十句，抵不过买主说一句；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书生吕毅那“吕铁口”、“活神仙”之名便横里传播，不胫而走。

传话的，会渲染，有人竟说，书生吕毅是洞宾老祖吕纯阳的化身！

这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之无稽之谈？

不过，由此可以证明，书生吕毅的确是精通深谙风鉴之学，是有多么不简单，卦是多灵、多准！

同样的，他那一手高绝的岐黄之术，也果然能妙手回春，医好